

容膝軒詩文集

容膝軒文稿卷五

鎮海王榮商友萊著

傳

李雪簞傳

李渭字雪簞鎮海附貢生爲人英明善斷里有爭者不  
愬於官而取決於公之一言鄉人爲之語曰李渭不到  
事終不了其見信服如此英夷入寇公有籌餉勞議敘  
鹽運使司經歷粵賊之亂以僞官迫公公不受賊掩捕  
欲殺之公踰垣走乃免時巡道張景渠在定海銳意恢

復顧無所得餉公與先大父協力供之并結降賊爲內  
應至期遂舉事於瓔珞河三鄉同時響應皆受約束於  
公公簡丁壯使沃庭訓胡大全分統之助克府縣各城  
其秋賊復至公練防兵於育王嶺延洋人教習槍法軍  
容甚壯邑令倚以爲重事聞加提舉銜賞戴藍翎卒年  
七十八公精醫理嘗所活人甚眾孫東燁今爲名諸生  
以醫世其家論曰余年十六謁公公老矣猶肅衣冠迎  
入抗賓主禮語曰敬人者人恒敬之其取重鄉里宜矣  
其歿也會葬者千餘人大抵受公惠者也嗚呼公不出

里門而成就卓卓如此使假以事權其勲業可量也哉

張周二布衣傳

昔萬季野定明史列傳詳於東南而略於西北其言以爲吳會士大夫多誌狀家傳可據而他省遠方紀載寥落往往知其名而不得其事跡故詳略不同如此余讀鎮海縣志見他鄉人士多列傳其行誼不盡遠過於人而怪吾鄉之得與其閒者何少也嗟夫萬氏之言豈不信哉故嘗搜訪鄉先輩遺文冀有萬一之遇十餘年來僅從姚小復處得胡明經桂林蕉雨軒詩鈔一帙足補



縣志之缺而其行誼亦不可考矣近得善書者二人一曰張友德字立之號義齋一曰周斗建字秋槎皆靈巖鄉布衣義齋草書天矯神似懷素秋槎初學魯公晚造自然又善作率更體其遺墨流傳鄉人猶寶貴之而鄉之外鮮有知者豈非紀載闕略之故歟義齋後人式微而秋槎子琅森乃大皆爲縣學生家赤貧而兄弟皆有風骨乃大字玉生年十四猶鬻餅於市著有小螺山房詩草有句云窮約半生能立腳功名二字未灰心其梗概可想琅森亦能書然不逮其父矣論曰新志於人物

之外別立孝義傳余謂孝義宜并入人物但於尋常義舉置而不錄焉可矣惟藝術則當別爲一傳而擇書畫星相醫卜之專精者以充其選庶幾體例之盡善者歟後之作者或有取於余言

王小農傳

王銘思字小農鎮海人世居靈峰山下其女余妻之嫂也余少時先生老矣猶逐隊應童子試竟無所遇以卒爲人和厚有風趣然大節不苟粵匪之亂先生以薙髮爲賊所執時賊目陸惠綏踞穿長場署叱之跪不跪強

之則張目罵曰王某大清士子豈跪賊者乎賊怒欲殺之會有救之者乃免頃之義兵起陸匿署後大樹上履墮鄉民搜得之縛東嶽行宮前將就戮矣先生裹白巾趨至謂陸曰死賊尙識我否我卽王某是也從容出袖中小刀刺其腹一下大笑稱快而去論曰自洪楊倡亂所過殘滅各省男女以殉難聞者多至不可勝數有司設局采訪歷數十年而猶未盡豈非我朝德澤入人之深與不然何忠義之風若斯盛也然其閒求生不得而僥倖以成名者亦多有焉先生罵賊不死而賊卒死於

其手此自會其命之不當死耳乃其氣概則過人遠矣  
余故敘而論之世有不幸而遇賊者其生死當一委之  
於命無徒屈膝賊前求免於不可必逃之死而終以身  
殉之也嗚呼若先生者可以興矣

### 胡子錢傳

胡龍壽字子錢世居鎮海之蘆江祖濱字石泉書畫詩  
皆有名於時父宋選縣學生子錢眉目疏秀善屬文尤  
工楷法年十六入府學第一名大噪尋試高等食餼充  
優貢副取第五子錢爲文初以才思贍逸爲宗後一變



而爲高古簡淡之作鄧陸漁笙先生見而歎曰此詞館  
中有數人物也余初見子錢於校士館風姿玉映氣靜  
而神和恂恂然美少年也後與同學於塲頭顧氏書樓  
器宇深邃終日不見喜愠之色粹然有道君子也而子  
錢不幸咯血以死年止於二十六悲夫子錢歿後其字  
蹟流傳於世至今猶有寶貴之者

蘇經士傳

嗚呼生才實難而成之尤難自古懷才而早逝者如玉  
輔嗣李元賓諸人猶能以著述自傳於後其餘學業未

成而爲師友所惋惜者何可勝數千載而下令人思之  
有餘恨也而況於並世者耶以余所見吾邑庠序中如  
胡君子簑蘇君經士其人皆有過人之才使天假之年  
不獨有聞於世其必傳於後無疑也而皆年未三十以  
死悲夫余嘗與胡君同居有詩酒唱酬之樂而蘇君者  
余僅見之於逆旅中其光彩照人望而知爲非常之器  
而竟未及訂交以死故余尤悲之君名兆霖字經士鎮  
海莊市人也父丙森壬午舉人君富家子而有逸才甫  
成童下筆驚其長老友人張祖培嘗錄君數詩示余高

雅俊逸信乎其才有過人者而張君又言君於朋輩中  
少許可顧獨心折於余而以不得同學爲恨一夕夢余  
攜書十六篋至其家君大喜過望具道思念之苦方爲  
余治臥室而余爲師所訶負氣欲歸君固留不可得大  
哭失聲而寤余聞之益感歎欲從之遊而君遽卒矣此  
余所以尤悲也君所爲鸛鷀行最善今已失去聞其家  
尙有遺詩數卷庶幾能自傳於後者余求之而未見云

繆養庵小傳

繆養庵名繼功字秉揚議敘從九品父全林能畫蘭母

王孺人手迹工速女流中有鍼神之譽余之第三姑也  
養庵生而韶秀以早孤習計然書其在闌闌中被服修  
潔見者多以雅流目之養庵亦顧影自喜與其儕輩數  
人學爲詩自號菊嶼又號幼吾晚乃號養庵云養庵旣  
爲詩獨喜與文士交尤暱於余余年十二先大父攜之  
赴縣試時校士館爲賊所燬假地總持禪寺養庵方爲  
人主會計每入場養庵必自城外走數里相送局門然  
後去比出必立門外相候或夜深遇風雨他相候者先  
去養庵獨留也累試皆然其見愛如此養庵以好詩故



不合於時久而益困晚歲喪偶寄居親串家而吟詠不  
輟癸未余留京試教習養庵病中時時念余比余歸而  
養庵已歿年四十有幾無子有一女尙幼林君鶴年爲  
經紀其喪余使人取其詩稿以來凡數百首憫其用心  
之勤而不知悔有類於歐陽公之所歎者因爲之傳鳴  
呼士而不爲商賈之行其不窮於世者幾何養庵反其  
道而行之宜其貧困流離以至於死也悲夫

顧一仙傳

顧霽霖字一仙鎮海縣學生年十七從塾師徐定模處

聞姚江致良知之說因有志於聖賢之道其學以思誠爲入手一言一動期於稱心而出而不參以一毫之欺飾又慮空空一心之無以應變也則博取萬事萬物之理沈思默索以求其會通如是者十餘年若時時有鬼神來告者一夕忽覺虛明本體軒豁呈露上下四方觸處洞然則大喜曰道在是矣於是啼笑歌舞一時俱作見者驚以爲狂一仙自以爲由誠生明若身登陸王之堂與之周旋辨論相視而莫逆也一仙嘗遊先君之門歲丁卯與余同學於顧先生宣祝余方專治舉業一仙

文思特鑱刻然寤於詞藻故不多作不知其有志於道也及己卯余在管江杜氏翫傳習錄頗有所悟尋爲人事所阻復棄去而聞一仙家居潛心體道因數過之一仙諄諄以務本相勗曰子不患不博患不精耳其論文以歸元恭萬古愁曲爲最厚曰吾懸是爲衡則他文一覽無餘矣余謂一仙之學已造於精微而未致其廣大一仙則自謂所少者特敦厚崇禮之功其勇於自信如此然一仙竟得狂疾以卒豈所謂心有餘而力不足者耶一仙有子錫蘭以癸巳舉於鄉好學能文庶幾克成

其先志者因爲傳以詒之

顧湖舫先生傳

顧湖舫先生家桐余嘗序其遺文以行世者也先生早失母事後母如母及父卒事諸兄如父而嚴憚其仲兄尤甚仲兄名家校字篠舫少力學能書喜爲詩以足疾中廢家故貧嘗賃余鄰宅爲小肆而訓蒙其中余兄弟皆出其門先生幼時亦受業焉及先生壯大遊學名滿庠序閒後進奉爲師表而仲兄視之如兒時仲兄勤力刻苦過於恒人常忿先生不能效其所爲而好餌藥多



浮費每先生自外至則訓誥百端聲色俱厲先生事之益恭自始入以至於出仲兄申申不絕先生目未嘗斜視耳未嘗傾聽足未嘗移尺寸口未嘗辨是非旣退未嘗有怨言凡數十年雖相遇於人家逆旅無不然者然其仲兄待他子弟亦不然或反加以禮貌獨於先生則然以先生能順受也其後家小康臨分則先生願少取之曰此皆諸兄之力吾何有焉嗚呼可謂悌弟也已先生厚重簡默望之可畏與之居久而愈可敬愛爲文清趙拔俗院課歲科試輒高等秋闈五薦不售以廩貢生